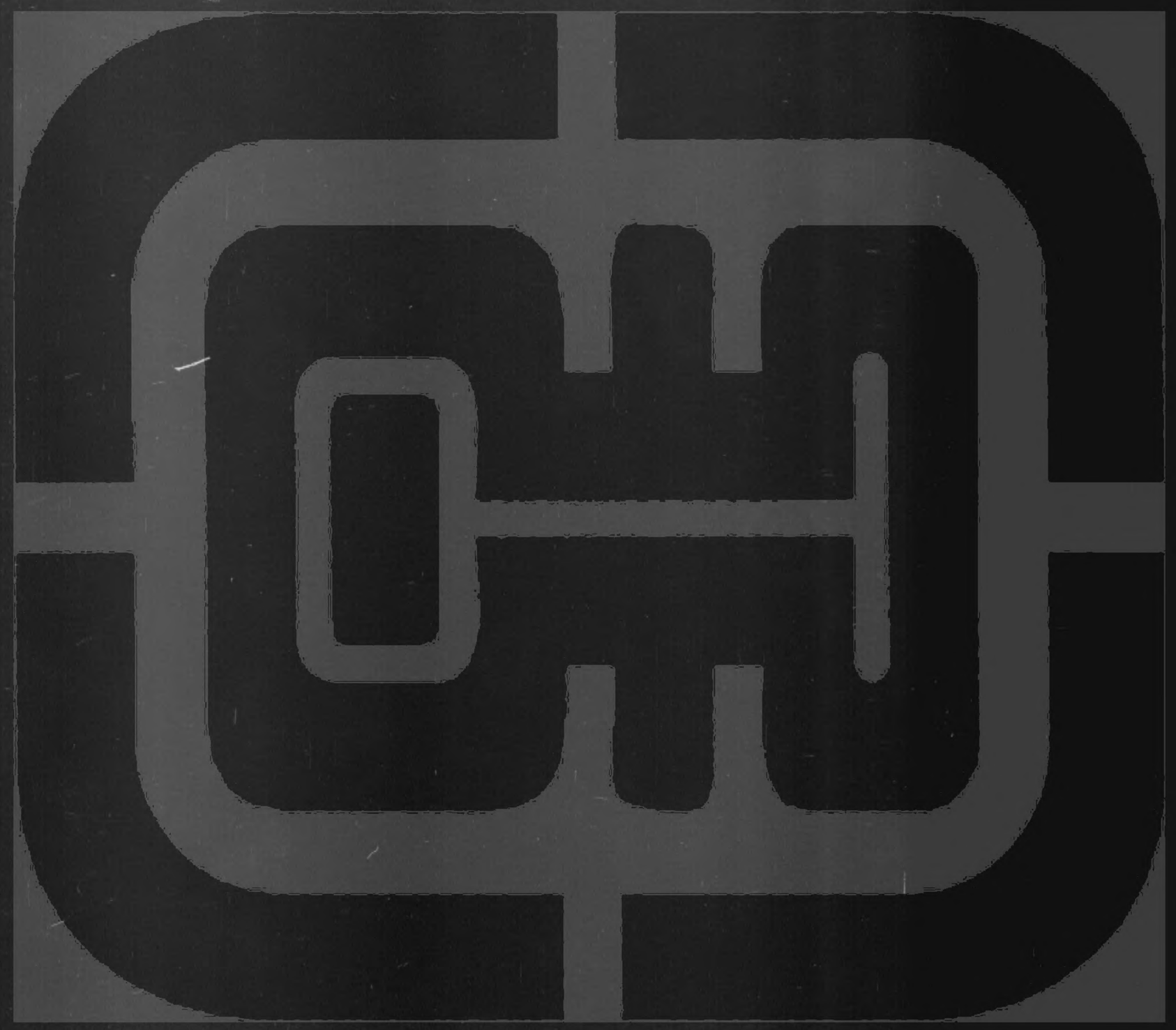


蘧蘧集卷之二

黎陽盧柟少楩著

啓

爲濬諸生留賢令陸侯啓

濬學生某等齋沐企悚謹奉啓大台輔侍御楊公臺下某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某聞有虞膺曆而咨命羣牧夏后宅揆而式叙九功哲懋官方業閎天緒聖神罔極茲焉託始嗣是載往雲涌川徂若公旦報政緜魯惠於優渥尚父奏功捷齊聲於標亮漸摩淺深之術亂祚興衰之運世固可得言之

矣昔子產涖政訛言屢騰滋世殆久詠歌始暢卒
使楚師望塵於溱洧晉人捲甲於曲翼由斯論之
履任久蹔之效不可誣已且夫卓茂遷密境絕飛
蝗牟融宰豐治存異跡史雲萊蕪釜魚蜚唱孔奮
姑臧盤蔬育馨蔡彤偃師詔書增秩劉陶順陽童
謠發嘆之數公者權僅百里之用秩非萬石之貴
囿時奪物職豈無由夫泰山之坻詎一朝之霤城
門之軌非兩馬之力聖人久適其道王者期世後
仁稽古載昔風猷弗舛爰惟有濬寔衛故墟河山
相薄雨暘互患夏燔槁燼秋旅魚鼈杼柚蕢薪鍾

庾糞穢國賦報征官師淆亂男女劓劓馬牛逋沒
困頓狼狽流離貿遷擱宇之餘鞠爲禾黍婺婦坐
嘯野哭晨興村塢蕭條痛心在目雖賢俊繼踵頗
加損益然宣尼不著世喪道矣介石獨往皆懇於
守經者也人皆守經則天下幾於無權矣是以結
繩之政治秦則紊干羽之舞敵愾則靡何者勢窮
於不可用則用者退事適於不可禦則禦者來若
迺昧淮南墮髮之論耿孫卿百仞之旨執閔損仍
舊之談陋董子更張之喻行類刻舟智侔膠柱相
時之器殆其不然竊惟濬縣知縣平湖進士陸

肇自下車識量洪邁治俶烹鮮法由社鼠疑思風
草流潤脂澤功緒宏綍名紀父老故其建學興師
首先風化恢啓金墉綢繆廨宇浚流距川駢歸閭
族讐校驛傳蠲除里需藉賑備荒貸稑通畝流競
駭賄靜一奸宄罷斥山石裁抑傳置捐俸養老分
祿賻士甄表忠貞洒雪寃獄是皆命世成務反經
合權行昭日域恩曠天波銘表太常之旌功綴羽
陵之簡豈徒郭子賞識許公亮鑒而已哉是歲十
月陸以三載考績如京咸曰上當見留上當見留
則濬人鮮終矣濬自　孝武皇帝以來靡敝不振

尹是邑者若上饒工部侍郎楊公鎮以廉介太原
監察御史魏公持以公方然卽政非久鴻澤未究
輒見擢去陸之前事稍集方期大效殫之歲月乃
可底績若使政訖小康功虧一簣長未洗之瘡痍
亟轉加之塗炭民命弗堪亂離斯瘼我心悠悠謂
之何哉夫超絕窮壤非尺蠖之力馳騁千里必騄
耳之駟終陸之政希陸之人時或改轍僨功立見
屬者公車告啓攀轅若在驪駒戒路截鐙如存闔
境髦倪傾方士庶人蓄怨慕家懷訴書惶走交頓
翼陳魏闕昔寇恂河內願借一年焦延小黃乞還

舊職以今方之何有乎爾或乃製錦方純遂斷機
長往割雞未竟即解刃弗顧甘棠虛召伯之思緇
衣勞武公之詠甚不然矣夫萬物之所不通聖王
因而不奪長譽以顯朝著之用何如好民以樹藩
籬之固夫賢哲善世民所弗能忘也黜易漸危民
所弗肯遂也奪其弗忘與之弗遂是謂政鑿是故
朱絃洞瑟希世之音師曠之雅好天球琰琬秘異
之珎宗廟之至寶也賢人君子民之愛也亦然某
等素荷德教樂育菁莪偎榮桃李簡勞至公愛而
無厭輒敢進聞儻以秕謬之言枉垂聽覽矜某所
懇進呈　聖裁特停選擢俾以原任衙門從事則
彝章無毀治化有終遽爾不效治某以誑誖之罪
不勝丹悃屏營之情謹具陸知縣十八政隨啓奉
白某等死罪死罪

記

滕王閣圖記

柟少聞南昌當吳楚雄鎮而滕王閣則俯瞰西江
延引甌越瑰琦絕偉爲東南樓觀第一及讀王韓
所爲賦諸所稱引益奇常自語以爲當及壯遊往
視造物之妙於所謂滕王閣者庚子歲柟坐傭奴

事擊獄秋九月巡按監察御史樊公白其寃平反明年殷公追寘之大辟由是愈益錮其身不得之南昌觀滕王閣矣戊申山東石公以明進士治濬加恩囚儽栟法少寛因市諸所蓄故物得畫一卷曰滕王閣圖自閣道始傍達連房阿觀旋室嫺軒離檐倚棠戢脊翔翥於霄漢之上怪石幽篠危松蒼然護睫屏障俱點綴人物山水圖書象態呈露咸極巧麗獨恨僮僕數輩不可役使黄衣客兀然吹笛無聲焉爾閣陰穹山嶄嵓横碧黛緑騰赴環抱流泉濺沃會爲洲濡石衣蓱藻委靡悠然而可賞者是誠天作地藏以助兹閣爲天下偉觀者也於是撫卷慌忽若失縲紲栩栩乎若馭雲軿而超越江漢飄飄乎若遺浮埃之表摶扶揺而游覽於閶闔也廼知嚮昔王韓所爲文賦不誣而栟亦得覩所謂滕王閣者竊償其私願焉夫滕王閣栟未之見所傳圖畫又未知眞得肖其形與否今遽喜躍爲慶幸如是設使栟誠得一凭覽盡江南臨觀之美即當乘元氣遊六合灝乎長往與世相棄豈直今日苟活爲僇囚依圜牆溲厠而已邪栟幽拘多感每戌卒更翻至則道故舊事或曰某游宦業

美田蠶園宅今丘墟矣或曰某見某服輿刀鼎奇器在若州縣葢售之也或曰噫某死矣其子孫不能享有富貴窮且丐也嗟乎栟待罪七載視猶瞬息斯世已有陵谷變遷之意而滕王閣獨淹蔑吾廬無聞於縉紳士夫是不幾昧於天道往來消息盈縮之理歟假令斯畫爲匪人有不過資覆詆之具抑安知是圖清淑之靈於栟無啣而吾燭物之智不見晦於滕王閣也龍川孟君思才儁豪爽尤深畫理於栟齠齔友善因持軸語之曰是宜與君即栟不幸死君可日哦其下以慰吾滕王閣之思幸而見原則吾與君觀天下形勝登會稽涉彭蠡泝洞庭越衡陽臨漢水以望方城獵雲夢窺荆門下岷江還行淮海之間貙鼠所隣蛇龍所居歷幽顯嶇岨之觀以求所謂滕王閣者周章而徧覽之栟雖駑蹇尚能爲君歌詠其事舊所藏圖畫烏足爲之美歎云因戒之曰去汝好適孟君家待吾考訂姑作記與汝別

世義堂記

秦皇帝令烏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亦以資見客爲築女懷清臺夫倮畜牧長

耳間以奇繒物獻遺戎王清窮鄉之婦賄財免侵
犯俱未嘗顯德澤物益當代而乃禮抗人主名敷
四海者何哉周人都河北走汴宋汴宋天下一都
會也屬杞東賈齊魯西賈上黨南梁楚北趙中山
饒材木器用魚鹽筋角漆絲卮丹沙銅鐵連犀齒
革珠璣瑇瑁農工商賈率歲巨萬息故其民豪傑
富者穀千斛醵千石帛績紈絮千鈞錦千純薪槀
千輛艇千引馬千蹄耳虔牛羊驢駞千齊臧獲指
千鮐鯉石首千醯夏屋千楹裁漿膏腴甗千萬畝
則負氣任俠巧悍爲一切不法丈夫相游戲悲歌
忼慨怒即相趋距椎擊或居訕誚善罵行姦蠹是
蓋不如保清之適用財守其業自衛也獨杞巨族
張公欽廷恩氏幼岐嶷好學濶達寬緩足智好議
論嘗以忠孝大節自許可語其人曰吾治生猶伊
尹呂尚之謀孫吳白起用兵不足效也乃取之以
權斷之以勇守之以仁義久之家遂不訾弘治中
軍儲告乏廷恩以八伯金往助邊　天子嘉之授
昭勇將軍宣武衛指揮使是後歲屢歉前後輸粟
六千石金千餘兩巡撫李公俱以事聞詔下附國
史又出遠田六千餘畝給無力夫家留邑田三分

之一供饘粥由是夫家子孫能免饑寒者無不感
廷恩德云廷恩既卒二子長希仁次希義希仁嘗
爲國家捐金五伯兩粟一千二伯石助賑巡撫潘
公奏績詔旌其閭授指揮使卒而希義承父兄懿
德尤克自隘金能振施成名家閥閱以故長女爲
周康王妃康王府屬有以罪逮繫者或求救遂絕
之曰惡去吾以禮輔王是豈可受干謁者里人鬻
女償逋責希義問之曰所負幾何對曰五千緡即
與錢五千贖其女人有稱貸久不償則焚其券約
三千餘兩而士大夫假藉者無算焉戊戌秋黃河
決縣官卒不知所爲希義出錢五萬募夫塞其濺
嗣是軍國不給則接撫輸粟三千八伯石而巡撫
河南都御史徐公魏公俱以疏上自兵馬進階指
揮使賜三品服色嘉靖丁未秋七月希義以疾終
于家子三人長曰衍祚美儀度尤精藻鑑處事咸
中肯綮談仁義樂道詩書傳載通籍諸侯擁蓋拉
轄束帛之幣屬望於陶睢陳鄭間四方文學之士
爭與交游無不欲望見風采蓋翩翩然佳公子也
次景祚胤祚其所著與兄伯仲孫一人曰樞雋逸
愷爽篤志力行無異於諸叔語曰君子富好行其

德又曰侯之門仁義存跡張氏所傳累世善祥今
親見其後如是彼烏寡之行何爲哉夫富者人之
氣勢所關匹夫得之可以雄斷鄉曲權奪卿相力
抗萬乘者也今夫百金之家一當意則汔所有以
誇閭巷飾冠劍連翩車騎爲富貴容市駿馬走狗
弋射漁獵與少年相馳逐由是天下學士大夫聞
之回面畏足不肯與之言其視張公子孫世義不
亦甚可羞哉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易曰有子
考無咎蓋張氏之謂矣

序

贈郭增序

乙巳歲濟醫學乏承羣醫白之令令曰人無恒心
不可以作巫醫夫天能生民不能時其飲食節欲
於是庠授之父母父母能養民不能察其寒暑六
淫宣洩之宜於是乎授之醫夫醫固所以寄民命
驅慝癘而安吉祥也孰克膺茲命羣醫曰郭增氏
可令召增問之曰即令若掌醫其何以供事增曰
漿輿藥之材取必菁華達必性情盧扁之所推也
可以供事與令曰麤跡雖足以衛民未可與善政
增曰表裏六脈洞察虛實聲色喘息不敢怠逸黃

帝岐伯之所問對也可以供事與令曰敬通而恩惠可與善政未可與無方增曰淵默潛通守一弗易行乎神明達之庶績宓羲氏之所以善世也可以供事與令蹙然曰此聖神之化也狹士之所以褊心若焉得有是夫命掌醫政於是增乃教膏醫和衷癰醫眡標者醫養老穉醫慈幼嫗醫釐婦瘠醫資獸鳩以空青硫黃犀象茵參勃溲之殊以辯盧扁之用焉質以玄脈肥脊五內升沉吟思癇夷之寓以極黃帝岐伯之旨焉顓以鴻潛淵嘿旁通裁運之機以知宓羲氏之化焉靖虖癬疥潰虖縣疵仰虖戚施馳虖滅趾邑用康福國無昏天札瘥之民縣是對養於父母以合生虖天命之日天醫以復於令令曰善遂世掌醫學事

贈劉丞赴興州經歷序

明有天下尤謹於東北西三陲四方歲時職貢京師馬類千萬數而太僕遴選中式者則嚴符券飭司養以備三陲庸調或夷狄猖獗將士得馬長技則能轡轢成大功　國初濬編甿馬幾千伍百匹春秋例上太僕者十之一有司以是爲重請設丞一人主之訖嘉靖丁亥大臣議縣官經用大空宜

損冗貧節用奏罷可由是濬徵部馬丞者十三年
歲已亥復建官守而吏部推朔州劉侯適今任侯
被命之明日冠帶入見今工部左侍郎上饒楊公
拜且辭公曰濬某舊治邑東瀕大河故墟西連崇
岡浮壤礓礫之原值暵則赤郊無草木潦則淇衛
溢溢長澧諸陂澤汜濫渟滀湮禾黍壞民舍人將
爲魚鼈奚問馬今君臨茲土驅罷民以供軍國之
需其必有術矣侯曰諾適治先陞任廣東道御史
太原魏公今山東益都進士石公尹於濬皆嚴明
不輕可與暨侯語悉合因竒其器而委之以政侯

於是竭慮殫材勵精博施爬壅解紛搤撮關要疏
排而曲暢之掐擢而延引之間見疊略令民貧富
貸貰期約取盈唯其褒大於時故歲或甚絀而馬
無漏一之患有以嚴刑說侯者侯愀然曰某儲貳
有罪無罪惟長令在予無所用刑爲遂不易其政
而民愛敬之一出於忠悃用是見楊魏石三公爲
知人而侯亦不負人期望云歲丙午月日奏報侯
陞興州衛後屯經歷先是侯著聞上下俱次第薦
揚褒異極優禮及是濬士大夫聞之皆扼腕曰屈
侯於其行無歌詩以道之是非納民大公考賢昭

德之義也因著詩以餞之曰

帝奠民基在黎之陽河水三東厥猖以狂訖今千
祀渟滴而圯禹蹟旣湮金堤沙里右連積灘左介
浮沙螭盤狨啼孰蕺蔬麻林有飢鳶壘有枯骴孰
克乃來蘇我怨懟帝曰冢宰選侯視良俾侯來尸
佐此大䟽侯之來尸不遑寧食擢剔腎胃以蘇民
盡拊之姁之飲食慰之節之羃之砭而劑之凡我
濬人謂侯予父侯有嚴程孰敢侯侮草之油油載
彼郊堈騋牝三千齕之有聲泐溝如鳧積踣如鐵
碨礧連騣顧影驕齧洑洑河流雲霧晦冥簸蕩黿
窟蛟龍降精行天匪龍行地匪馬狂此王國以濬
函夏侯之爲濬載籍有徵豈曰無穀乃有斯行驪
駒在門攻車在路誰爲長綆繫此日暮日暮奈何
送侯河干願侯壽考億萬千年

贈楊生序

孟軻氏稱孟施舍之守氣以爲視不勝猶勝也豈
唯兵爲然雖士亦用之夫士抱經藝適有司或不
得其當雖屈抑頓踣而不能奪其操力愈攻業愈
顓神凝而守固不動其心以挫其氣而卒全其技
此老師大儒之所失守者是豈幼冲學子所能練

要耶是故幅巾而方袍操觚而摛思進有榘退有度翦綵組繢鱗綸煥耀而游軔乎文苑者肩相摩轄相掛也求所謂遇屈抑頓踣力攻業顓神氣不爽而卒其技者孰足以當之是非孟施舍之徒吾獨不得其人楊氏子某年未冠丁未歲文戰於銓衡失利歸而求之師覃研摭割馳精於翰藝之林獵英於綺藻之囿愈益憤勵淬湛盧之劒求犀象而剸之挾軒轅氏之瑟合律呂歆鬼神以試乎清廟也是年復戰於開以大捷歸此夫孟施舍守氣之驗信非幼冲學子所能練要者與夫孟明視濟河焚舟拜晉之賜曹子手劒而盟刷魯之耻古之克復舊物光顯社稷者皆敗衂之餘也今楊氏子若是非兵之豪傑則文之良將爾比其選余爲之辭既以高其材又以壯其節且令懦者聞之有立志也

贈常翁就舉鄉飲禮序

三代養老之制唯周最備國老由胄子著通籍濡染之化深故其老易尊尊亦不枉所舉獨庶老發跡鄉塾寡問學之道故其老難尊尊不得其人則隳憲典蠹風化官師有冒公之讓是故州縣有所

尊則辯於士考於社諏於閭閻非上壽不如讌非
資於故實可辯理而博物者不如讌非夫黜凡鄙
崇儼雅以極乎温恭盛德者不如讌讌惟庶老之
賢者始就舉焉嘉靖庚戌十月朔有司遵王制行
鄉飲禮於邑庠諸生其偕鄉長老若干人舉北岡
常翁如讌以狀聞濬侯陸公是其議留期賓介正
犧罇陳昇歌清唱琴瑟和鳴翁乃峩冠裒衣淵渟
嚴翼閭閻循循陟阼階磬折之容無爽於度數夫
是爲盛德之徵考軒義之跡紀時王之典錯綜乎
人文之變篤尚論以鎮雅俗夫是爲博物之驗鮐

其背齯其齒礥植筋骨熊經鳥視以隮乎期頤之
域夫是爲上壽之表夫上壽博物盛德庶老蓋無
幾也翁兼有之於是乎遂如讌浮丘盧子曰爲政
之道尊賢爲上養老爲要陸公治濬期年得常翁
其人豈非賢令尹哉周廸以里閈之材與翁孫茂
才游能疏其行丐余文亦世之賢也嗚呼尚矣辛
亥歲孟春吉日盧柟序

贈李伾巖遊太學序

伾巖子將遊太學濬之縉紳夙友執腆幣入賀者
幾數百人其内兄浮丘盧子獨病以最後至就坐

伾巖子以巨觥觥盧子且懇之曰某不佞得侍兄
通籍三十年猷順友悌無遞聲無苛色兄之待某
何如也今某有筮國之行兄復惓惓然亦將何以
教某盧子避席蹙然曰僕刑僇餘民也奚足與有
言雖然抑聞之曾子有曰狎甚則簡莊甚則不親
故君子狎以勸交而莊以成其禮吾少也於子甚
狎今長且老請濟之以莊何如夫聖人之道廓之
則體夸散之則用細夸盡而細遺雖大不行命之
曰曲士其說有似於奚仲之爲車正也夸與細偕
乘之以慢心焉則備行之業荒命之曰墮士豢龍
氏法之故其術衰行成業修由是君有所弗砥於
治也民有所弗潤於澤也命之曰棄士公孫僑耻
之故獨著夫夏后氏以奚仲爲車正也輈軼輪輩
之屬備獨亡鍵駕之使行則覆焉不進尸子曰文
軒六駃無四寸之鍵而車膠者小亡則大者不成
也豢龍氏好龍求其嗜慾以飲食之未幾志怠龍
亡去鄭公孫僑者博物之君子也與子皮俱事簡
公定章服比井廬備火政應對辭命雍雍揖遜於
大國之間西平晉南禦彊楚卒保鄭國孔子曰子
產古之遺愛也伾巖子能以奚仲周於事豢龍氏

儆其廢公孫僑懋其業於戲太學吾無足與游已

贈陸侯擢官留都祠部序

癸丑夏南都祠部主政闕員大臣議以爲是部典秩所出宜簡授材俊以稱禮讓爲國之義於是冢宰治齊萬公列侯名以聞　上可其奏即日馳驛馬齎符促侯履任其少尹徐君夢龍段君瑭幕史礿君學禮設祖帳於黎水之陽遣使丐余文謹按侯治濬其邑西鄙馬湖長豐諸陂澤田歲爲水所沒者三萬餘畝侯至則命賢佐鑿渠深其水於河民始耕穫逾年計得利數十萬斛歲飢倉廩不繼

侯請貸於郡守不可侯曰縣之民非郡之民耶守語塞予之粟千石是年秋乏種侯又權宜處麥七千石助民播殖之民以垂亡餘得自立飽食思有所致效莫不流涕感激相率力以奉侯命由是雖大凶歉而溝壑無轉徙之民焉濬靡敝傳置無所供上官取便道往來侯輒不應以是皆觖望去三年蠲費數千萬緡民不覺利而侯亦無所訾呫若侯者爲民任怨是豈當世循吏所易及者耶虜窺京師侯謀於士大夫察便形勢高深城池樓櫓觀望制勝於千里之外有諫之者侯曰賢者制之不

肖者守之後蓋有知我者吾何恤其臨治首先倫
彝修葺學舍殿廡時時課諸生講習然皆自振奮
丕變斐然有可觀蓋侯寛明廉仁不事苛鍛處大
節尤擊斷無所顧避故有此治效爾嚮時鄉耆馬
質魯輩不忍侯遽去率其子弟數百人詣　闕上
狀留侯如漢人借寇恂事　天子下其議至是復
以侯屢被薦剡義不可久淹擢今官吾以爲禮官
人必先之以論辯任爵之道然後進之有漸別等
威貴賤上下假於人神以享乎清廟爾使治政未
協遽凌之大位則其人必喘息頓踣蒙負乘弗堪
之誚今侯所措立赫赫如是而其績又已升聞于
上行若所職其功名事業又何止於治濬也且夔
龍在位必將與侯同寅偕力以光輔主上三代之
英翹足可及也侯復何所疑南都去侯鄉甚近而
封君胥山方切倚閭之思侯歸而以此獻膝下以
悅其親享億萬年無疆之休而栟誠有所望哉

送高少尹致政西歸序

嘉靖甲寅歲關右高子以濬少尹亟致政於有司
有司謂高子能賢絕弗去踰時高子益自陳懇懇
乞罷御史馬公以聞得制可歸焉其同寅大同段

君福山初君張祖帳南門外奉辭於令長右坡董
子曰少尹在願大夫行事大夫颺觶前高子曰嗟
乎夫子奚若是之行也吾請爲君擇言高子曰唯
唯大夫曰竊聞之濬衛舊邦左大岳右河黎南走
梁宋北距燕趙形峻勢固河朔之雄君佐治三年
民無怨嘆之音而士夫重儒雅之望是故行李告
戒則閭閻閑然脫驂服要旌竿戴目仰首願留斯
須而卒不能遏屬騎之清塵意者君有不殫之懷
與是何果於行邁而莫之恤也高子曰然大夫曰
燕雲之闕京室鬱起三事五侯貂珥之家人摩肩
車掛轄紛紛紜紜霧麗雲綺日夕沓雜笙鐘鼎沸
跱序代謝不知其逝夫聞長安之樂者西向而笑
過屠人之門者嚼吻而往君之意既有所歉故其
去者或在是乎高子曰否其雖陋豈敢望外事大
夫曰鵬摶九萬非南溟不足以戢翼驥馳千里非
荒阪不足以捷騁故太阿之劍必斷犀象明月之
珠不照蔀屋何則治大者耻侵細窮遠者惡施邇
也君負高世之姿被下僚之慙張敞自謂無奇東
方生故設客難以今揆之殆不出此乎高子曰否
吾不是爲也大夫曰岱馬嘶北越烏巢南橘柚不

踰淮鸜鵒不過濟故夫莊舄寫東甌之唫鍾儀服南楚之冠君雖通籍王臣鄉土之思能無少攖乎高子曰否男子以弧矢射四方吾不爲此也大夫曰琨璐之寶豈池隍之毓琅玕之樹非園林之株臂鷹垂思於觧韝豢龍逸神於頻轡是以莊周曳尾塗中不爲廟堂之龜子眞游心物外躬秉巖石之耒君乂膺纏冠冕脫屣之意迺今爲之乖乎高子曰否鄙人奚足語此也然相其貌宇氣溢廣額恍乎投刃大窾矣大夫竊視高子之志已得六七遂恢曠其說以進之曰大道無跡其虛太空君子察理徵之有形日中則昃至月盈則晦來膏之見銷明爲禍胎蘭之被蘩實香爲災知機以運神執左契以馭物恬身以退蕩放予志以自往樸吾樵漁文吾詩書盱盱于于瞿瞿煦煦孰謂之宗以天爲墟故夫庚桑順化不釋於老聃之言王倪坐亡無見乎齧缺之問君誠往寧復有他說乎於是高子躍然而喜曰蓋大知識夫大賢要妙之辭足以破我矣因酌酒與大夫別

折衝卷後序

銅梁張公守滑之三載未奏績輒陞北京戶部主

政期行王子大伾侍御孟子思汝再劉子炤文昭
咸詩賦以頌之而其事則擒盜繕之則折衝卷或
誚之曰張公蒞政特折衝也邪張公雄儁惠裕足
智量觧紛無梗縻境雜軍屯田而其長又皆武夫
儳僈獧勢乃張公則仁覆威約之有弗敢背畔去
者故其經務剸蔽蘊利乘時推化與民偃息天下
稱最焉未幾河南賊師五亂修西城樓保障廼感
嘉禾明年饑大賑民生活者萬計御史馬公廉其
能疏上　天子嘉之詔賜銀十兩纁一襲所在有
司往勞夫張公雖不由銓考此其譽已籍籍升聞
奚以之奏績而後擢也由是又惡用夫折衝卷所
云張大乎哉柟曰不然夫萬物對茂無可稱名迫
冬則松栢獨也其色青青是尤擇夫異者邪今之
大夫從政規廟畧樹奇功者無不被　召命夫張
公政雖美猶夫大夫也張公折衝不猶夫大夫也
初張公視事忽二人稱錦衣馳入挾之以匕首要
萬金丞簿未入義農未見蒙鍤荷畚之夫未進公
乃子立與伍於存亡噓噏之間啜杯茗溢言笑坦
坦訑訑神色無變而卒以計縛二盜設使諸大夫
處此吾未遽見其得如公否也嗟乎聞震雷者失

箸突麋鹿者目瞬駭投壁者按劒志不足以禦氣易喪焉耳矣昔曹洙手刃於柯齊侯色懼毛遂頸血未濺楚王與之盟彼二君者豈非張公罪人哉傳曰三軍可奪帥也若張公所謂不可奪者矣柟受知張公既久乃因茲卷槩序其折衝之義於諸君子後然而未悉乎公爾則亦不忘乎公爾

為孫兩生贈張嘘山擢曹郎序

太史公曰韓子稱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悲夫儒者顯易見俠士之不偶可勝道哉設有慷慨奮世少有取於俠士者去之日又不得杯酒彈劒以慰其悲歌別離之思是蓋有數焉不可逃非苟而已也劇孟任俠吳楚反條侯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固無能為矣夫劇孟布衣耳見知於亞夫豈易言哉今年夏濬兩生孫紹芳傳劣詣予指其從子采曰是父吾先兄承劣以俠聞游燕趙間嘗一應募塞下捕虜首功還射於衛沙中滑侯張公過望見承劣召問力鈞石兄即以弓許之未幾疾病屬後事目壁上鞬曰必以是贈甚勿令我食張公弓卒僕奉其弓往張公曰噫俠客哉翼日臨奠為之哀乃

返今張公擢北部主政召行乞爲我辭何如盧子曰游俠之徒投分歷肝重取寺然諾徑往不顧千里稱義挾聲名雄郡縣者非承旁之謂哉昔孟嘗春申原陵之徒皆以王者親屬籍卿相之富招天下傑儁顯名諸侯張公以郎官之貴爲匹夫下弔方之史所稱忠信賢豪者是耶非耶諺曰蒼蠅千里即附驥尾夫承旁所謂附驥尾者非耶然其行必跡其誠必遂存亡死生不易其要而所望張公者奚若今車已發軔曾不得爲鉤鍵天之厭毀斯人不已甚哉張公見徵廊寢澡易思慮俛俛以自立陳匡勳庸施之鍾鼎其榮著可量哉是猶扼腕嗚咽引領不斁者也昔昭代之士唾手取功名歷臺省鳴珂鏘玉乘欵段馬朝夕從容出與張公遊或有人避地而處之上下不交冠履頓絕拾草茹節粒與雀鶩爭食卒不得追希高蹤如承旁類者何可勝算也竊甚悲之然猶以爲性也有命焉又何怨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鄭武公爲政人愛之及其衣召伯循行南國人思之不忍戕其樹君子樹厚德重愛與人未嘗不以德報之孔子曰以德報德於戲

鄉曲武斷之士修俠砥行其所攀附不如張公者惡能垂譽天壤哉予素知張公者於是因兩生之請而寓之以言

善政實録序

傳曰鸞鳳諱枳棘而百里非亨衢此言易喻而學士多稱於世云殆夫以儒術起家立卿相翊贊其主上垂勲竹帛與三代賢者顯名此非偶而已也古今事何可勝道哉至若朱邑召信臣蓋閭巷人爾其爲嗇夫上蔡長襄大如長者廉平不苛以愛利先物所居見稱述故其去之日謳歌見思而二子卒以大司農少府九卿著若是百里信易籍枳棘何負於鸞鳳哉今人翫習耳目即有良二千石若長令不合於時久而弗調者遂指爲口實此即虎豹在圈應龍盤泥涉昧者謂其絶文威終不能登天澤雲霧而雨四海者是不可大哀也邪嗟乎難言哉難言哉君子於賢者之不遇亦可諒已愚觀董大夫涖政行事未嘗不扼腕而嘆也初大夫銜　上命尹濬而其俗好氣任俠射機利一切猾獪不均則誶嘯而訟之丈夫相聚不得則瞋視怒詈相毆擊休即六博樗蒲作機巧行娼優女子則

彈鳴絃跕屣其謠俗猶有衛之風也大夫曰百姓之行淆在上者汨其源爾於是先學宮建青雲樓勤博士弟子員職業日省更定殿最覈名實邑中婦人賢而有節者不時問遺米鹽衾襡征戍丁壯分翻武呵於鄉里者趣寘之法不敢復誰何民間先是徭法倚重民多逋負大夫料民產率平易使自占占亦無所隱而復增益數千口白寺長豐諸陂多積潦沒民田大夫循行澤間眡地洩水埶築金隄防之歲饑粟石千餘錢吏懼不敢白則大夫即上還報開倉賑給以紓其敝田中官馬瘠多水草不任乃下令禁馳負畜盍貢內必得賢屬吏往計上之其敝獄必悉情稱法必及典章民自不寃以報大夫大夫亦樂民之弗寃也時時盍自勸所部鍾寺野多蝗隧師未及捕有異鳥羣萬自天下食之殲顧以後沃其禾弗灾衣冠之士重廉耻黜奔競持重而矜節閭閻之間休息安堵相忘於耕鑿涔貫之習一變殆盡嚮非大夫德化深至又曷能歆動上下若是也今年冬大夫將報政於　天子夫以大夫治行宜擢之以不次然猶竢夫三載考庸者其旨甚未易明也大夫宜自信而已即入

天子問君何以治濬大夫對如王生告龔遂者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則　天子數其績悅其讓尊顯大夫必有如渤海者矣舍人促裝行將祖道北門外大夫誼不得自序其績乃縣官弟子某等若干人傷大夫之賢不早大用於世也遂撰其跡爲善政實録以自附於太史氏若爲大夫立祠歲時祀享則問之父老或亦有取於斯録也大夫姓董名某字某癸丑進士河南鈞州人

碑

濬邑石侯碑

皇帝即位乙巳冬十月山東益都石侯茂犖字君采以進士來尹濬御史按是邑者考侯政異跡屢薦章報越三歲巳酉吏部尚書萬公疏侯治能以聞　天子嘉之授侯戶部貴州司主事比去父老咸扶杖流涕爭取擢輧幃牽裾凝視侯面目遮道請曰侯何往我等得侯如父母育字腹穀是賴柰何忘我怛痛遽舍去侯何往侯何往是時　上方嚴命促侯不可留遂去後人益謳歌思侯壬子歲邑耆老某偕鄉民若干輩議爲侯立碑以永厥思乃盧橋氏從徵予文竊惟濬地北沙東鹵西薄長

豐泊白寺諸岡緜絡埢嶮熯即焚如或時淫潦洳
漸濘溼艱於蓺樹賦煩政擾訛謠繼煽民將轉徙
維侯下車省視方畧礫制汰度斷嘗夷阽險日融春
煦薰蒸既至衆廼大固先是太原魏侯鈞賦已久
媮偽滋甚侯將事預請監司受牒之日出宿佗館
飭部吏諸不得有所關白羸精劌思推誠萬夫鄉
胥史保罔肯誑悖丁口息養輸不下萬計明制十
年覆籍民緣爲奸貨賂交至侯多方裁革老吏咸
咽娟白手無一錢御河水漲自淇門東下汨汨走
百里沒民田舍侯曰防以制水猶墉以禦盜墉哥乘
奚盜之禦於是築堤距丈廣如之命監者曰明年
堤潰罰若役以償由是堤完固無漏處河南賊王
經率徒幾千人劫掠於延鄆曹濮之間涉侯境侯
密出奇畫掩捕禽殺之侯爲治務大體不拘小節
人有過即不問再則決責之無少貸外峻內仁在
邑三年無苛忒之行是以民有恒業公鮮逋負閭
閻之間生長孳息日益蕃殖今濬民或有稱舉輒
曰某事侯所建明某事侯所罷斥其治行類爲人
所愛慕如是嗟夫中世縉紳以官爲已私挾聲勢
蠹民往往見惡於世人唯恐其不速去故尹子心

治長安惡少年爾史氏已不少假籍其復何有可
愛者即令他吏能善又皆見愛於臨去時獨不知
其後果愛與否今石侯去濬已四歲而邑人思之
爲刻碑是豈兩漢循吏所多見者哉因爲之贊鑱
諸石以紀其事辭曰
維康侯建國于衛德愛弗匱享祀永乂嗚呼邈哉
詩稱蔽芾甘棠勿事翦伐召公之德懋著於南土
石侯以山東名族割雞茲邑翼畏黨敏寅亮天工
斯民懷賢勒石頌德其歿世不忘之意乎使侯後
時乘風厲響享高官巍爵致身台鼎輔聖主流治
化垂聲名於千萬世者顧不在是哉顧不在是哉

滑令張侯碑

蜀之先黃帝之裔其孫揮好弓矢主祀弧星因以
張氏故張雖子孫遍天下獨銅梁之張爲近始云
侯繼其胄名佳胤字肖甫以嘉靖庚戌進士來尹
於滑先是靈寶彭公涖政治效循良侯紹前烈克
勤克慎飾化竟務天明地德光照四鄙甲寅歲乃
感嘉禾數十伯本侯爲起樓濬人盧柟作賦以紀
其事臺史持節察其才能逮縈薦剡乙卯夏四月
召拜戶部福建司主事於是老弱隨號創悼崩痛

攀轅持轂橫當車軔遂強喻間去次於黎水之陽百姓鬱邑思侯其父老奏綸等將表生祠如桐鄉故事列狀先請勒碑傳置予好其款爲辭以慰之曰巒伊岷嶓徹滛開陽緜湮禹導大陸昌傍山嶽降靈精氣旁魄拂鬱灑擾鍾之於侯膺碩敏之姿懋天人之萃以躍跡於魚鳧之里北遊京師灑然釋褐　帝心簡在授以是邑稅鞅弗遑折節皇術撫循耆舊問民所虐痛水火貿算衡石輕重抉剔蔓壅敦寒厖固靡不究極但邑故洪河之軌西塹白馬東侵瓠子沙灑墳薄萑蘆橫翳高下鉅湮民用蛟蝘大歉未竭癘疫踵至夭殤札瘥之厄家累巷哭遠邇交望侯閉閤深自刻引奉職無狀傷爲流涕迺延庶富裒列差等以相助籍然又命岐黃家寄以生死選開方藥洒濯燋爛憂思勞瘁達諸面目由是民生活者蓋不下數伯千計巡撫艾公特章以聞　上異其績賜之纁一襲白金十兩邑境軍民淆處閩嚚詐牒雲擁山峙兩詞俱造龍蛇隱形聽之人無不扼腕者侯不事鉤鉅片言析理應機立斷訟者悅服侯爲國家均徭恐攖夙弊乃內設方略外示疏遠舉事之日霆發鷙擊里書錯

愕不易晷而占丁口幾巨萬明年𢍰虐甚侯徒步
禱雨出二十里外比返甘雨隨澍歲即大穰侯耻
邑乘湮滅治政不著則綜核史載章具典明成一
家言以凌轢遷固先是燕人有任敬高章者詐密
旨挾匕首以千金劫侯侯形志晏如神生智長不
渝刻蹶二盜於罇俎之間遠近聞之靡不頷首濬
尹平湖陸公平政愛民嘗城濬民戴之如父母侯
謂陸公曰滑與君邑實爲聲援而其城睥睨硠壞
不幸有變若臨以衝車誰吾與守於是易之以甎
甚殼廣緻與濬城等時北虜猖獗河北諸鎮大城
小邑爲之惴慄獨滑屹屹恃以無恐若侯者將不
謂爲今之長城哉侯白面少髯溫恭懿塞遇大事
則雲蒸雷奮果敢不避譬之青萍干將隨用轉利
無施不可翠黃汗血之馬翹陸歷塊不崇朝而致
千里矣侯之休光令聞垂之竹帛夫豈有旣詩曰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邦人思侯何以異
是哉因爲之刋石稱伐以盡銘賛之義其辭曰
梁益之墟粤惟坤維金精麗天哲人與期豹變龍
升千載來遊於皇景運寔命於斯作帝股肱慰民
雲霓興伏頗峨發骫殊肬智攄神殫紛自化裁人

安物阜厥惟侯哉悠悠白雲似侯之旆我欲從旃
閩海增波海波不增侯舟沛嘉青翰赤羽載游載
開遵我滑土以紓我思福祿自天維侯克配

滑縣東城門見山樓碑

滑古顓頊之墟隆安中范陽王德據之名爲南燕
天造鴻紛雄圖割有或登或叛仳離反復世代不
絕故漢酈食其說沛公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
勝之埶曹操亦遣關羽刺顏良於邑北魚池里河
朔有事爭城以戰議者必以滑爲首乙卯歲上海
孫侯以新淦令起服來涖茲土明年丙辰島夷入
寇瀕海諸郡汀漳延邵乘勢偷攘腥風虐焰煽動
江淮土著之賊潛發肘腋揭竿斬草誰何於延衛
之郊侯行邑至東門城闉傾軋飛堞危觀寢廢弗
治迺喟嘆曰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周官掌固
修城郭溝池樹渠之阻今滑如是卒有兵變其誰
爲干城耶特部行事官師人卒鳩工建謀隱畧基
址舀授財用斫斸板榦材漆緡堊瓴甋之屬靡不
纖備乃肇窮臺爰始磐石連絡磚甃闔扉落時檽
以金鋏旗牙劍壁虎豹雄踞轔轔嶮嶮矗如山嶽
上建樓四楹輪廣高下法制應圖浮柱連櫨雲征

烏逝雜遝複疊若元氣搆天方地承輿乘墉敵愾
萬夫奪氣丁巳三月旦落成侯暨僚佐酒酣登覽
前引鄒嶧後擁太行左大伾右石丘四山環繞雲
霞映背侯顧諸從事曰美哉茲樓之觀名曰見山
何如衆謁之曰諾凡此役不干時而績已懋著帑
藏不啓民享遐福帝心克厭嘉祉攸傳風雨時至
品物滋潤士女商賈載歌載詠鼓舞忭笑充滿路
衢非侯盛德何以極是縣丞王錡王文輝主簿黃
甲典史謝鎮等遂劐隆石銘勒功伐垂號永久以
風來哲其辭曰

鬱伊殷墟與區蘊隆白馬作鎮黃汙瀆停四隩匪
宅三民告愴戈矛橫蕩若騫若烹哲侯來臨溫恭
爾雅緇衣委蛇有斐君子行城循隍東門告圯啓
閉之菑孰不覬我侯曰噫嘻斯誰之尤匱篋見毀
龜玉以偷爰召耆艾爰諏爰謀敬爾揷畚郛爾有
家京臺既起飛甍既會積石鏘鏘威儀隆竭撾此
羯鼓建彼雲旆百城之特萬里無外康衢井井乘
夫嘽嘽飲酒謔笑樂此喬關孰能爲是介帝雄藩
孫公泰宇億萬斯年

檄

大名太守移州䢼讓農檄

歲壬寅月日大名太守某檄州䢼諸父老曰某不佞膺　天子寵命來守茲土作爾邦長牧爾唯雍熙寔守之休爾之弗克若化若育唯守之憂天命民惠上下寅畏予豈唯夙夜遑遑哉先是予踰河徂蒲抵陳留界道遇流餓控訴屢極俾予心有戚戚焉夫爲民父母行政令其予弟老弱轉徙溝壑而莫之省恩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曩者涉冬燠温陰陽奸忤使其民大無麥禾后茲雨雪有濡澤渥后土陽癉溢溢黃膏流懋然而農事未講也方是仲春檄爾諸父老其悉心聽之曰緊唯古昔聖王踐大寶垂鴻猷馭天立極匪唯弓矢戈矛取威定遠足以示武也匪唯城郭溝池飛堞楄柵足以固險也匪唯法象圖數足以應天也匪唯典章足以約民也匪唯黼扆圭冕虎鮫韅彌龍貔貅足以章制也易稱耒耜書載璿璣玉衡用齊七政詩詠豳風春秋書六月雨周官太史順岩覘土贊王耕墾庶人終畝凡此靡不以農事爲首務爾諸父老附山澤依阡陌負暄曝背顧弗躬率子弟深耕力耨遂令腴腯封壤墝埆弗易榛蕪延蔓使水火之

化不行夫然後上違徵科之令下凍餒其妻子貴
貸不足則棄鄉里背墳墓散而之四方使其廬狐
狸爲穴鼷鼠跳梁蓬藋橫翳過者指爲丘墟不亦
悲孱且夫恒產所以養恒心也以故子弟多孝悌
使無恒產爾欲使子事父弟事兄天懿無犯者得
孱哉夫天不秘其寶地不藏其利盡天地之能而
利用厚生者存孱人爾父老惰其四體五穀不分
極之流離困苦而後憤怨天地咀呪民物是惑也
夫麒麟鳳凰苞彩翩翾不足以充餔球琳瑟瑟碧
珠琅玕不足以供炊沙棠桂橠揭車之菁江蓋之
英芳香酷烈不足以給爨爾父老淫習奇異急於
耳目之所難繼顧不近取諸舉手投足之至易者
何邪夫考玄索意探性命之賾談天人之蘊者士
正行也面方眡勢制器尚象極劚工之能者工緻
考也積貯市廛行居貿販以供征榷者商通經也
而農歲其疆里舍其鎛耒徜徉出境何所事乎且
予聞庖羲樹蓺五穀肇始也唐堯平秩東作重務
也有虞敬授民時勤政也夏后成賦中稅則壤也
夫聖王崇高富貴方且畜之樹之翼之播之不恤
胼胝愍愍仡仡如是爾父老悾恫顓蒙頑而居約

企視聖王萬萬不逮而顧求所以過聖王者是邪非邪予又聞周制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一穀不熟曰饑二穀不熟曰饉三穀不熟則國非其國書有之曰民非后罔戴夫民以衛國也國而非國誰之咎與曩昔吉囊窺夏大入薄侵太原之墟積粟殷陳卒老其師以挫其鋒仍致大俘向使投鞭河山以東之國農務既弛杼柚其空爾之子弟化爲羶羶爾之妻孥披髮左衽豈唯餓死溝壑委骨函夏而已哉方今春氣融融爾父老其親率子弟躬耕畎畝者故喻

對

對衛大夫問

衛大夫問於盧柟曰聞滑令張君肖甫以才量債二虜先生越境遠唁謂非馳辯以詭世與何偃蹇諧刺之已甚也盧柟莞爾而笑曰然誠有之大夫固以此誚僕僕亦誚大夫之未盡善也請復以所聞楚王好康瓠委積如山三年不收而化爲鯪好黃支車渠帑之以綱縞好周之彝商之鼎夏后氏之龜玄纁十襲藏之秘府朔旦有事必齋戒沐浴而後敢見其物益珍愛之益貴非獨人爲然鬼神

亦自有之也是故黃帝張樂洞庭之野享山川洽
羣神皐搖乎層霄之外夫瓦缶之音奚足與之感
天地哉歐冶子鑄干將之器泰乙鑒壇飛廉鼓橐
雲霧晦冥升降乎上下夫鉛錐之末豈能與之動
造化哉非獨鬼神爲然士亦有之也夫君子鍾山
嶽神秀崛起佐世將銘功山石雖少膺險難而神
明已褫其賊夫草苴之智抑安知天之所爲哉大
夫退曰先生行予小人也誠不能知若事

傳

申氏傳

周道微而棠棣之詠興晉室衰而揚水之賦作先
王立教始之義詳著於飲食慎密於閨臬非苟而
已也將謂親親之道足以昭遠逖而聯疎梗也敦
天誼齊民情比之以里閭同之以鄉塾締之以姻
好交之以社臘連之以溝洫會之以井牧視患難
疾病而差相弔慰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先王之教民淳風懿俗亦甚厚矣哉及其既衰離
父而居背母而炊違宗黨而贅富室竊娣姒之資
而充婦屋蹀血裂眥於鉏耰井臼之間官長歲敝
於庭里胥日鉗於市由是廉耻之道喪禮樂刑政

之典闕矣濬鄉鄙民申銳弟遂嘉靖初俱析爨以
處役力阡陌給食耒耜備養各適其力以撙節恭
儉教子弟畜雞犬黍釀待賓客儲粟帛以供繇賦
渾樸同塵偃仰村舍雖泰古之民日與草木禽獸
媞媞相處者何以過是哉銳卒戊申歲距前異業
時約二十餘載銳子文選遂子文進各以材給爲
府縣掾屬言動法於宗族行能飾於鄉里聲譽昭
於士夫不謀於私室不議於朋友二子各奉其母
還合前業廐無異馬用無定器衣無常體奴婢無
卒主歲時雜拜堂除飲酒稱壽愉呴懽欵以娛其
母鄉人貶刺則笑甚則拱而退故當時聞者始則
斥中則疑終則賢之樂與處民間子孫負貪嗜財
產者率直之以鍾寺申氏而先王設里閭鄉塾姻
好社臘溝洫井牧之教其義於是著焉浮丘子曰
孔子有言禮失而求之野先王典禮草茅所未習
若鄭莊曾桓諸侯之貴獨於兄弟不少假焉者何
哉有能繼聖統紹易傳法春秋游志詩書禮樂之
際而既得其意者予何敢誣焉申氏先人循民俗
異土託處亦古人裂封之義至其子孫能忘町畦
合室廬絕無忿悖爭爭之意其視尋常不亦倍萬

也共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申氏殆庶幾矣

讚

張公讚

夫聖人明時而變化賢者承運以立義故象緯之數物理之化造性命之微極情文之蘊有非洞玄源發眞闡者不足與議也唯至人者約天地於毛髮揔天地於肢體通之爲川塞之爲淵升之致雲雨下之澤膏土是故傅說版築卒相高宗尚父漁澤濟顯牧野此蓋乘風以振響與期而流福澤所以神變化也子胥浮於江大夫種滅於伯屈原沉於汨羅賈誼沮於長沙馮都尉老於郎署此蓋明世偕否各適其適不亂行以溢志不徼欲以叛道所以樂命運立義制也安陵張公爲濬三年治政廉平百姓讙誦未幾以病三致政於有司得歸嗟夫此非微於變化篤於立義者與吾聞張公有言曰榮行不如適性兼任不如守約夫進則仕職得聖人變化之權也退則樂行得賢者立義之眞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張公以之矣苟曰上下易方台衡有司易遜張公陸沉宜若不相及

然蓋不知黃鵠一舉千里斥鷃翺翔蓬蒿松菌同
斃彭殤齊年此皆達天地之化忘物我之觀者也
且夫李斯嘆黃犬邵平匿東門張湯載以牛車長
孺沒於淮陽董賢赫於成室楊雄隱於太玄何得
於彼何失於此哉張公非台衡之任則有古傑士
之行其陟泰山踰梁父跨溟渤尋務光揖涓子御
六氣之辨而遊造化之外也余何言

辭

故濬尉靜菴蔣公哀辭

公諱某字朝用世爲登州棲霞人自公以上至曾
祖大王父皆以端愨直方見重閭里然亦不大顯
公生年十六以明經補邑諸生遂籍籍有聲公年
少負盛氣逞躒魁絕探賾經史諸子百家之學浸
貫濡潤深入閫奧人有測之者淼涵渟泓渺然無
津涘可窺至其爲文則洪放博衍糾沓掐擢描寫
古今人物治亂日月列星水火雷電山嶽河海鳥
獸龍魚菑祥事誼變態無不纖備一時朋輩咸貼
然推公稱首嘉靖初有司以公名貢京師　天子
廷試中式例即敎公嘅然太息曰某讀書當拾取
甲乙科第益自奮拔樹功名見用於世即不遇則

已又安得遠名流齪齪與壁魚蠹簡冊中乎因拂
衣去遂病風癇家居十餘年丁未歲或勸之仕辭
以疾既而曰官無崇卑以盡職爲能孔子不羞乘
田委吏急爲行道爾始發軔詣吏部補濬縣簿時
山東毅菴石公以進士宰邑事政精明吏無私交
上下斬斬端僚讋服公與之言咸中委以政公廼
觸微洞姦椎堅疏壅治具張弛民感懌悅未幾公
疾發大寢濬自縉紳大夫下至圉臺司養之士借
走交致醫藥朝夕唁吊無懈明年春二月癸卯公
卒年五十二嗚呼登州距海數里海中多山穹奇

黛碧而貽貝玉珧珠蜃之屬往往依附興吐雲霧
變化城郭樓障船車旄纛旗幟其靈異之所窮盛
之不踰則鍾而爲人必有忠正文彩琦瓌之士生
其間若公者殆非所謂其人耶或者疑公之事業
不集早見厭棄謂其靈異所感神怪虛幻以爲華
而不實之驗若伯夷曾仲連晏嬰田橫儁不疑辭
宣臣衡公孫弘逢萌皆海濱賢豪是何清淑之氣
特盛於昔所謂神怪虛幻華且不實者獨嗇於公
耶識者必爲公辯云因作辭以哀之曰
夫何東方之大人兮矯烟霏而翺翔軼游鑣於扶

桑兮攬若華之朝光被雲霓之錦裾兮倚閶闔而延佇顧余心之侘傺兮歸弭節於海渚茲幽蘭之芬蕤兮悵憯鬱其誰語永修姱而匪遁兮曰予竢時而輕舉擬南昌之仙尉兮躅衛上之清塵視康侯之先軌兮霈洪澤於蒸民翼岡陵之弗墜兮願徼福於鮐耇何造物之膠戾兮俾梁木之先朽歲涒灘之吉辰兮揚翩翩之素旄騑馬哀鳴以四顧兮悲風起而長號指青兕之修阪兮君於此乎逍遥送予懷之悢悢兮擬江南之大招

誄

滑尹張嶧山祖妣哀誄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滑明府張公祖妣大封人訃報至濬盧枏素衣縞馬聯詞越境就其主再拜哭且爲之奠禮也羲月罷彩哀雲結觴庭瘁纖柯池凋素芳痛泉室之永隔悼蕙帳之如存想殯位而軫念撫靈衣而霑巾國蘊閨彥之思家隨毋儀之泣輒興辭於下陳翼旌德於罔極其辭曰渾胚既劍象緯殫形式維綸紹肖以儷營緬彼岷梁閥閱締初蘭光啓度金鳧降精鍾茲美媛於鑾之里奇馨苾馥豐濡迤瀰幼而嚴凝長則斐亹棲

景昭華應圖女史待年既至比跡乘龍玉笄載珈
璪揥有容如山如河象服是崇懿此昌軌惠我王
風鵲巢既居泉水斯賦孝先蘋蘩敬惟保傅陳詩
挹藻襲禮思裕展如之媺緝其永祚兆運冢嗣發
祥元孫岐嶷蔚鳳寘海飛鯤影礴方輿聲蔽崑崙
芳猷嬋著義訓聿敦閨闈風清簪襦霜胥春融宗
媚秋照臧獲弋綈在御紛華匪悅壺政淵宣陰英
之特造化沕穆斡流變遷氛翳晝晦霾散宵捐玿
質既毀瑤蒐無還隳音虛漠佇綵空烟嗚呼哀哉
閨扉晨啓素帷夙開溫醞微陳槃飧將頹幣銷殷
沃褪組髮慧遑遑有求莫之能咳嗚呼哀哉鵷鶵
鳴兮黛草殘秋風起兮變羅紈音容靄兮長夜暮
金膏滅兮華簟寒雲仍擗其號咷私情痛而汎瀾
顧視天之夢夢雖蹈地其何攀嗚呼哀哉大漸斯
臨四顧彷徨執手唉喔神色沮喪願遺言於白馬
杳萬里之莫將卒飲恨而長逝寄永愛於琳琅嚧
山之岊巴水之鄉壘馬鬣兮啓玄臺綴靈寢兮壽
黃腸諒佳城之不可渝兮享千萬世之休光嗚呼
哀哉

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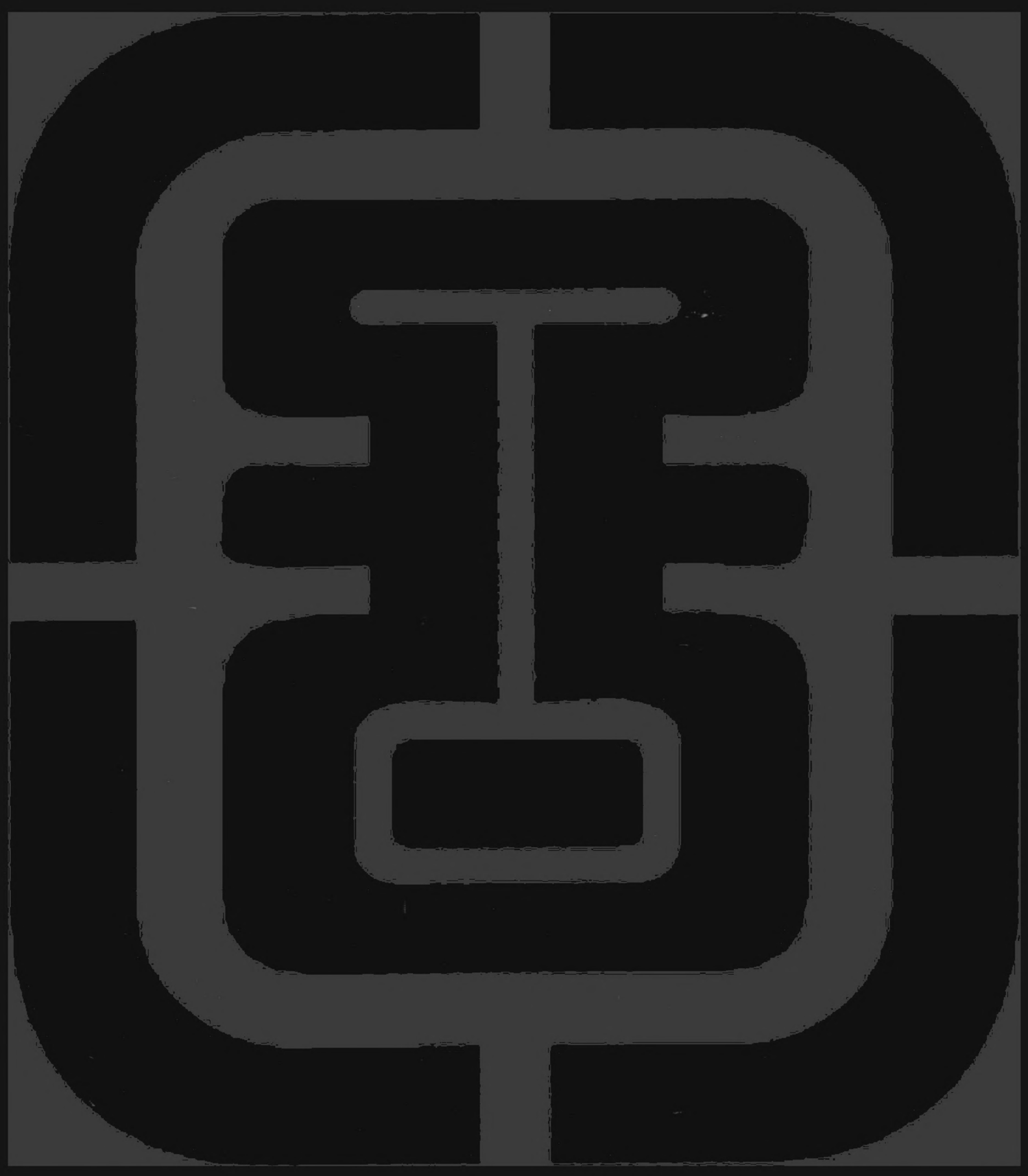
祭李復齋郎中文

維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十二月癸酉朔越二十日同邑布衣盧柟謹以少牢庶品之儀敬奠於故河東督轉運鹽使司副使前工部營繕司郎中李公之墓再拜哭且告之曰嗚呼士有慷慨悲歌杯酒彈劍意氣相傾者少罹甌患即爲之決胸臆刳心瞀痛哭流涕無已者則其心爲何如邪若迺指鎖裂垣澤及枯骸權奪造化之私惠洽茂育之德公其視慷慨悲歌杯酒彈劍意氣相傾者有間矣一旦天隕玉棺世喪游龍逝川莫返大夜長扃琴軫雍門之調歌傷蒿里之音其罹禍患顧謂之少邪即令僕不爲之決胸臆刳心瞀痛哭流涕無已者是不可得也已昔公首宰咸陽繼佐大邑導河治民何若風采官曹擅兩部之英王命獲三錫之顯古稱良吏若趙中大夫白公魏西門豹公豈遽出其下哉既而權奸扇作詔獄逮加公獨處之晏如謫判寧國人固以此高公矣讐者咈公誣以他事去公官公之來歸一無慍色教子課農容心澹漠此豈愁慼嬰心汲汲於功利要勢者所易及邪始僕被罔在獄公於當路曲爲解原當是時僕

貫三木負明刑蓋不知公果能出僕公亦不知僕之有今日也今僕既出乃公之墓木已拱把思爲公陳視形魄伸展衷曲極平生寃頸頻踣之昔者而今不可得矣且公之蓋棺幾時也長掩泉壙幾日也未亡者尚不知公之亡矧公之既亡又安知已亡者今復不亡邪公邪我邪乃大變邪抑亦恍惚不可爲辯邪或謂禮喪者之墓有夙草則不哭公之墓已久而子哭之或失之緩審如是僕前所云云又何爲邪夫哭之及時者物理之精不可哭而哭之者吾道之窮公之靈馮日月騎星辰御六氣之辯以浮游於兩間者其必有鑒於斯他復何論哉

祭晁次山翰林文

維嘉靖三十四年歲次乙卯三月丙申朔越十有二日丁未濬布衣盧柟謹以牲果致奠於故翰林庶吉士次山晁君之靈再拜哭且告之曰嗚呼次山君少年起甲科登翰苑聲名籍籍於京師方二載未幾棄世長往天之奪君亦何速邪次山鍾毓奇秀風思俊朗讀書涉濡瀚無所不至肆之詞翰儒侂瑰琦若周之鼎商之彝陳列左右渢渢乎如

朱絃洞瑟升歌於清廟也識次山者謂其材鴻氣固爲福壽之徵乃一病洽歲體孱孱而憊心僾僾而疢脉理不治卒骨立以死者謂之何哉昔次山以事如州治余時在論貫三木金鐵匍匐道左君睨之曰去余竊望次山額角骨隆然顯髮豐顧奇步遠視夫人貌六法象伐薄者弗壽惟而横蹙者弗壽殆回闡謾神不噪括者弗壽次山形宇超曠宜濟遐齡而顧不永年者吾蓋不得而知之矣說者謂麒麟鳳凰不久畜於家卿雲不崇朝而散希世之寶造物者所愛夫次山固天之至寶也既生之而復取之則亦何怪耶夫不可怪而怪之者吾又深痛惜乎次山矣嗟乎次山余刑僇囚僇也以君父子再覩日月是死者復生生者反死將謂天道爲不爽耶就令余侍下風聞續論又安可得耶往歲次山訃至即欲拊棺一哭而阨於貧賤羈於官府萬萬有不可道者每輒東望慌汗交作余固知次山將原之弗疑而又幸亮其不果於負德也次山乘元氣上下宇宙其必有歆吾之享者矣

蟣蠓集卷之二終